

长安是一座古都。
长安更是一种想象。

南方秦岭逶迤，东方黄河奔腾，西面陇山高耸入云，北面是泾渭水系的分水岭北山山系。自然屏障得天独厚，确保了长安虎视中原，王气侧漏。它的城墙、城门、街道、里坊、宫殿、园林、水系……在一次次的史料挖掘与田野考古中日渐明晰。它的骨架与气质，则在历代无数文艺作品关于“汉唐盛世”的夸张渲染下，完成了“宏观、繁复、华美与伟大”压倒性的征服，从而完成了惊心动魄、永世不忘的“剧场化”过程。

比如近年来的爆款、马伯庸的《长安十二时辰》。作者将西方类型小说、电影与游戏的叙事框架平移到了中国古代时空，并通过大量细节性历史知识所营造出的“拟真感”，弥合了情节模式与故事内容之间的裂隙。马亲王先在脑海中构思了一张城市地图，然后，所有冲突、秘密，被逐一放置在合适的点位，等待有心人揭开。脑海中的长安，遂演化成剧场的舞台，最终引来受众的喝彩。

既为京畿要地，长安自是大汉与大唐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也顺理成章地成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。2014年，由中国、哈萨克斯坦、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的“丝绸之路：长安—天山廊道的路网”，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“世界遗产名录”；其中，位于大抵被视为长安今之所在地——西安市的遗产点，主要有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、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、大雁塔、小雁塔、兴教寺塔等。

那么，我们究竟能否在十二个时辰里，近距离地触碰古长安的丝路遗韵？

好问题。出发。



卯时至辰时·雁塔留名

为何一定要去长安呢？

因为它是那个时代的世界之巅。

唐人把长安看作“故乡”，惟愿子孙能世代居住。即便因故离开，做梦亦惦着一个与之重新亲近的契机。其实，他们明知这座城市不只是“欢迎”的态度，很多情况下，它会吞噬一切。“君不见外州客，长安道，一回来，一回老。”

但激情与野心是很难按捺的。贞观二十二年（648年），



大雁塔南广场上的玄奘像。摄影 / 刘绮黎

太子李治追念盛年早逝的生母文德皇后长孙氏，奏请唐太宗敕建佛寺，赐名“慈恩寺”。建成之初，迎请高僧玄奘担任上座法师，玄奘于此创立了大乘佛教法相宗（亦称唯识宗）。永徽三年（652年），为保存由天竺经丝绸之路带回长安的经卷佛像，玄奘又在寺内主持修建了大雁塔。然因有唐一代，进士及第后常曲江流饮、雁塔题名，大慈恩寺又俨然变身一本立体诗集，热烈、入世，见证了太多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意气风发。

小雁塔与大雁塔东西相向，唐中宗景龙元年（707年），由皇宫中的宫人集资、道岸法师在荐福寺主持营造。至于兴教寺塔，则系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和新罗弟子圆测的舍利墓塔。

“宫人集资”的小雁塔，细细思量，个中内情令人唏嘘。宗教信仰终于成为宫人重要的精神寄托，改变命运的希望，业已附于“来世”。香花供佛，诵经千遍，谁来怜我？谁来救我？

地狱门，灵山道，听过往人嚎啕。红尘间，算不得逍遥。